

我們曾 一起是女孩

漫畫作者：Trần Châu Hà
譯者：Gladys Chiu & Kennis Chen

內容警告

本漫畫提及性暴力、長期病、死亡、
監禁、以及遣返原居地。

我們曾一起是女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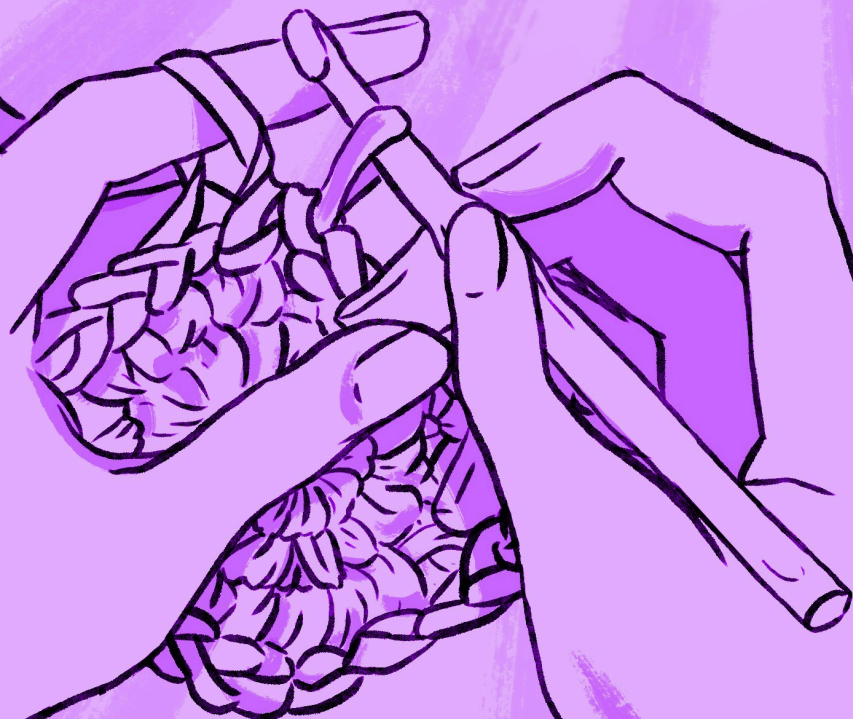
漫畫作者：Trần Châu Hà

我們並非生來就是有色人種女人。
我們是成為有色人種女人的。

我們需要學習捨棄以神話傳說取代真正認
識彼此的衝動。

我們經不起停止渴求彼此陪伴
的折騰。

《跨界教學法：調和女性主義、
性別政治、記憶與神聖》、
Jacqui Alexander 著。





加州中央女子監獄 (CCWF) 同樂嘉年華
2024 年 2 月 15 日

今天、亞裔囚犯支援委員會的職員和義工、來到位於加州 Chowchilla 的加州中央女子監獄同樂嘉年華。

可是對 Maria 來說、竟有點回家的意味。她成為 APSC 其中一位幫助釋囚回到社會的統籌員之前、在 CCWF 渡過了 14 年光陰。



不過、她的故事並不始於她罪名成立的一刻、而是從她在菲律賓的生活開始說起。1979年、Maria 生於菲律賓馬尼拉。

身為四兄弟姊妹中的長女、Maria 一直對家庭懷著極大責任心、自從妹妹 Cecile 患病以來更甚。



眼看妹妹一天比一天瘦弱、Maria 對那時的艱困仍然歷歷在目：一家人不但對妹妹健康急速惡化的原因毫無頭緒、四出求醫無果更令家庭財政百上加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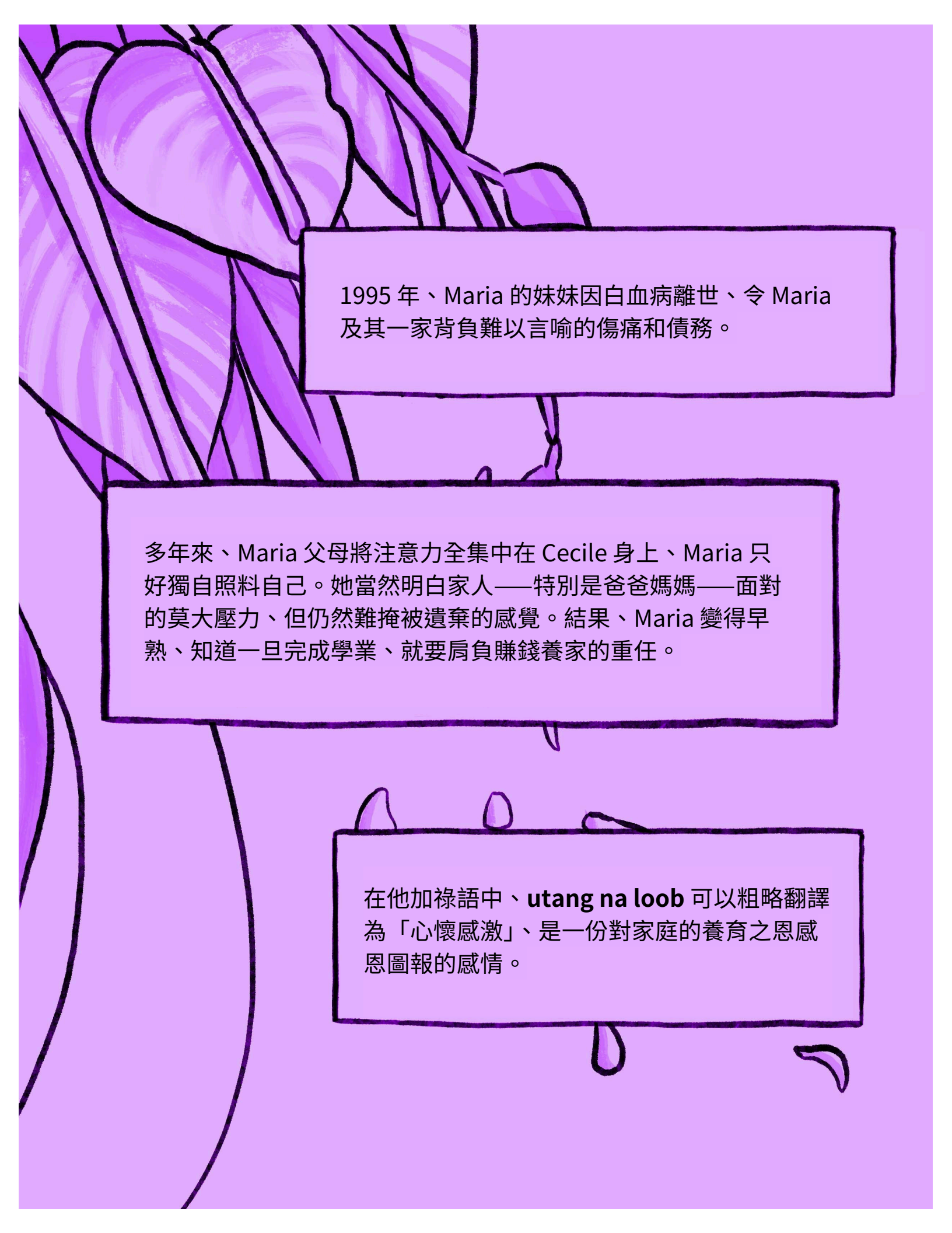


她錯綜複雜的家庭生活背後、菲律賓正處於政治及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。Maria 出生時正由費迪南馬可斯執政、期間舉國戒嚴（1972 - 1986）。

為應對菲律賓共產黨冒起、馬可斯在美國支持下、實行難以置信的國家暴力、淘空國家資源、國債日增、以權謀私令家族暴富、亦導致階級不平等日益嚴重。

馬可斯統治下、二戰後穩定下來的國家經濟日漸困頓、令很多人到國外尋求工作機會。





1995 年、Maria 的妹妹因白血病離世、令 Maria 及其一家背負難以言喻的傷痛和債務。

多年來、Maria 父母將注意力全集中在 Cecile 身上、Maria 只好獨自照料自己。她當然明白家人——特別是爸爸媽媽——面對的莫大壓力、但仍然難掩被遺棄的感覺。結果、Maria 變得早熟、知道一旦完成學業、就要肩負賺錢養家的重任。

在他加祿語中、**utang na loob** 可以粗略翻譯為「心懷感激」、是一份對家庭的養育之恩感恩圖報的感情。




兩年後、Maria 高中畢業、並於德拉薩大學
修畢商業管理學士學位。

2001 年 6 月、Maria 移民美國。她表親的老
闆旗下有一系列店舖、本打算資助她來美、
可是 911 之後反移民情緒高漲、令移民資格
有變、她頓時變成不合資格申請。

她的旅遊簽證只剩六個月、加上接
二連三遇上騙人的移民諮詢、她已
經走投無路。

她極之需要父母安慰……



「媽？您在
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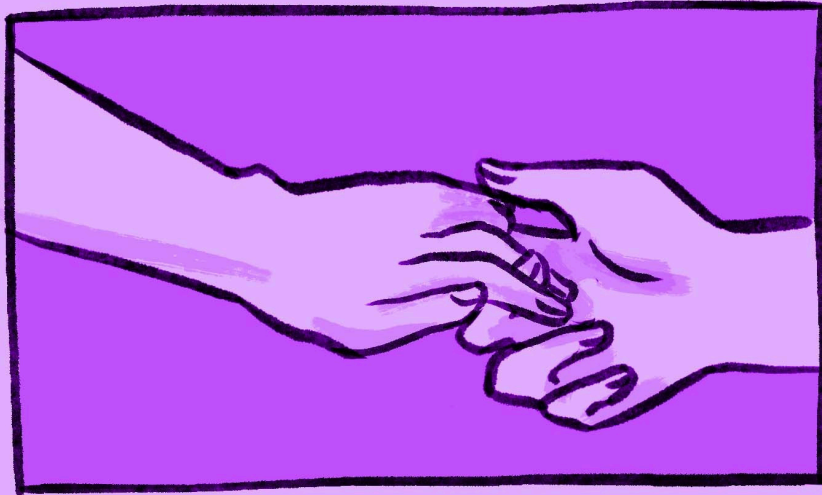


可是在妹妹過世的陰霾下、Maria 向外闖的決定、在她和父
母之間築起無法逾越的高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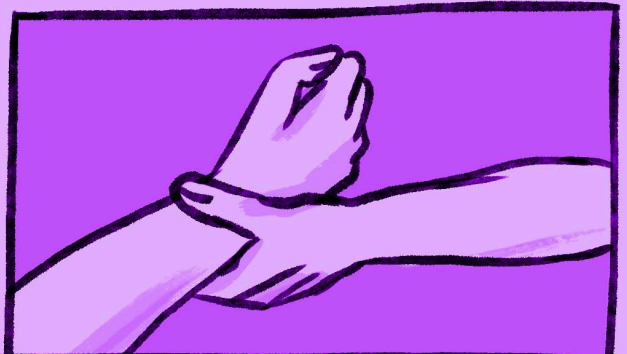
Maria身處前所未有的低潮、但她仍極力掙扎、希望脫離這個光景。她只想得到父母無力給予的關懷和社群的友愛。



這些都從 Marcus 身上得到。他花時間在我身上、注意我、我想要的他都給我（同時無視那許多警號）。Maria 自言：「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有人真正關心自己。」



但他們初次見面、即發生意想不到的暴力。



遭到侵犯之後、Maria 懷孕了。她認為被強姦都是她的錯、把創傷藏於心底、並視之為自己的失敗。

不想在黑暗中溺斃、可以怎樣做？當Maria的毒癮變得一發不可收拾、當妹妹找到她時、她已身陷牢獄。

她孤注一擲、這是當頭棒喝、是時候向母親提出簡單不過的要求——來看望她。Maria說不清她想從媽媽身上得到什麼。她沒有那套語言。因此、當她母親拒絕她的要求時、Maria認為訊息很清楚、就是媽媽從來不關心自己、沒人把她放在心上。

2003年、Maria被捕、處以25年聯邦監獄刑期。罪名是：因毒癮引致其新生孩子死亡。



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
CENTRAL CALIFORNIA WOMENS FACILITY

23370 RD. 22

A

Maria 進入加州中央女子監獄時、整個人
都麻木了、無法理解自身的創傷、憤怒、
也處理不了她的毒癮。



在那兒，她遇上 Granny。Granny
像抱著孩童般接住 Maria，還有她的
傷痛和憤懣，幫助她一步步成為更
仁慈、更柔和的人。

「那是我一直需要的連
繫、」 Maria 回憶道。



AB109 法案通過後、監獄裡的活動愈來愈多、進一步擴闊了 Maria 的世界。

在以性暴力及家庭暴力倖存者為主的活動當中、Maria 理解到她遭受的侵犯、亦遇上 Ny Nourn。

當時 Ny 同樣也面臨被遣返柬埔寨、因侵犯她的人所做的事而受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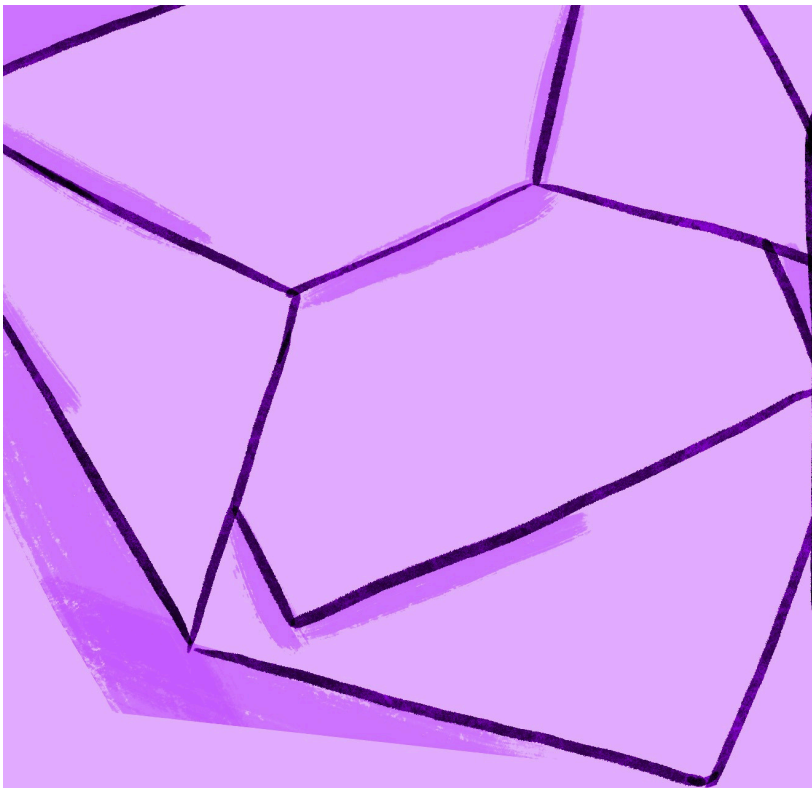
Maria 終於開始明白、她個人並沒有做錯任何抉擇、只是了解到一種制度的暴力、是其他倖存者都經歷過的。




之後、Maria 又遇到 Sheila、她也面臨被遣返菲律賓的命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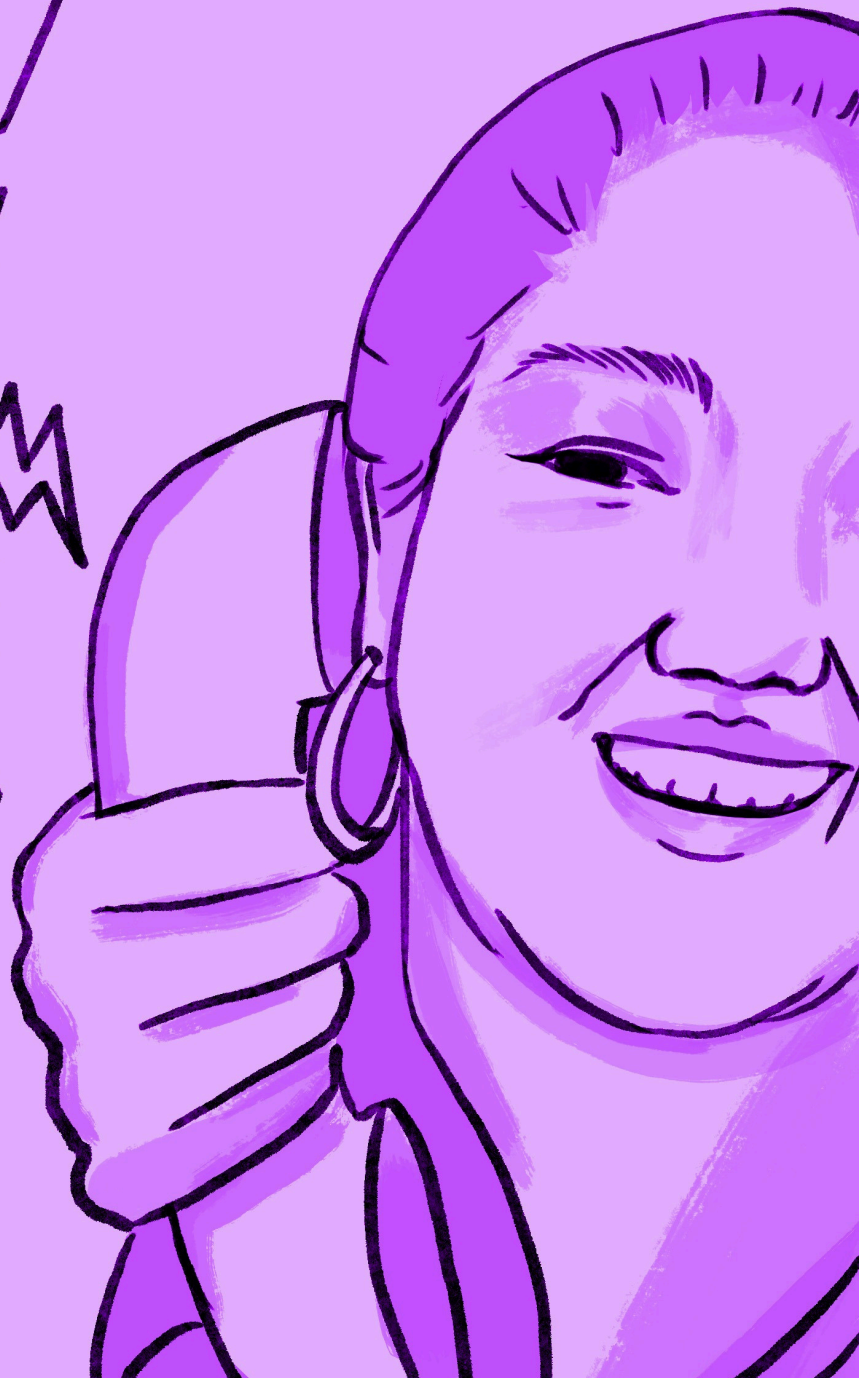
當 Maria 逐漸梳理好她的前半生時、她慢慢地成為一位導師、就像那時 Granny 對她一樣。她協助統籌「生活技巧樂助人」項目（又稱「HOWL」）、在那裡認識了 Ursula、她也是位暴力倖存者、快要被遣返墨西哥。



2013年、Maria 入獄以來第一次給父母寫信（但不奢望有任何回音）。因著朋友的鼓勵、Maria 從獄中撥了個三人連線電話給她的爸爸媽媽。



「你們知道我是愛你們的、
對不對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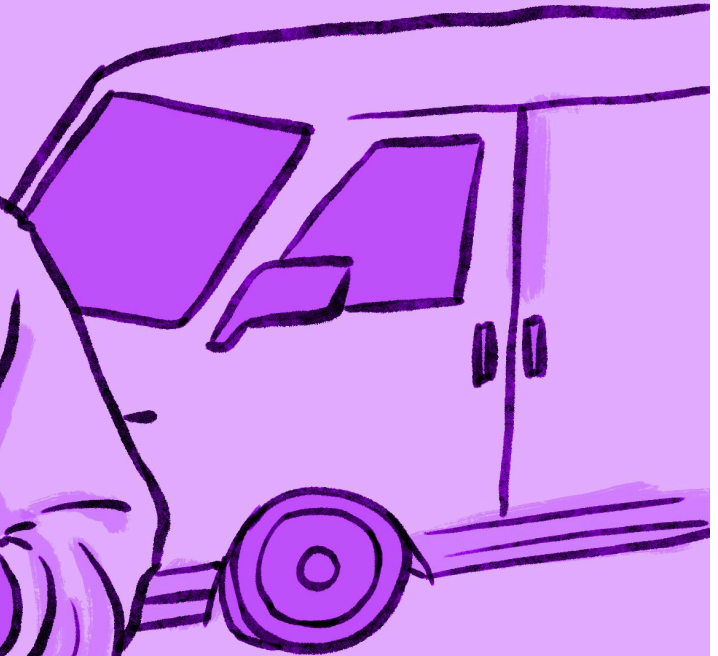


2019年、服刑14年後、
Maria 獲准假釋出獄。

她已準備好回家、不再受侵犯事件和毒癮轄制、被
愛她的人包圍、並帶著在獄中結交的女囚友啟發她的
使命感、重新開始她的人生。

可是出獄一刻、等待
她的卻是一輛白色小
貨車。

POLICE
ICE



在羈留所裡、Maria對何時獲釋毫無頭緒。



這種地方就是為了把人孤立起來而建立的、但Maria知道比獨自呆坐、面對傷痛和前路未明更好的方法。她在別人身上得到安慰。她向面臨遣送湯加的朋友Lulu求助。

被移送 11 個月之後、Maria從羈留所獲釋。

時至今日、Maria繼續擴展她的社群、替亞裔囚犯支援委員會工作、幫助跟她有同樣經歷的人。

即使是這樣、Maria 仍然有機會被遣返菲律賓。移民和海關執法局隨時可以將 Maria 從她的社區與拯救她的關係中剝離。



APSC

Maria 坦言：「我仍然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、上庭的日子已經有了、但不知道聆訊的結果會怎麼樣。」

可是在不確定之中、有一件事對我來說清楚不過：Maria 是個好得無比的人、並在獄中跟許多倖存者建立起美麗的友誼。

Maria 和這些女性教曉我女性主義的關懷網絡能夠做的事：假使我們想解放所有人、我們必須互相了解、互相愛護。

唯其如此、我們才可以看見一個更美麗、更有耐心、也更仁慈的世界。



鳴謝

我從日間的工作偷走無數個小時才能完成這漫畫。在動員支持巴勒斯坦（應該說自由巴勒斯坦、直到自由倒退）和個人生活各種適應和哀悼之間、坦白說我最初也沒把握辦到。這個項目能夠成真，我要感謝的人很多（如有遺漏、請告訴我，我絕對欠你一頓美味大餐和一百句對不起）。

首先要感謝Toni Morrison寫下《Sula》、本漫畫的標題即是從那裡而來的。小說描寫豐富的女性情誼令我深受啟發、也令我想起自己在社區結下的友誼。

感謝出色的學者 Josh Acosta 幫助我理解 Maria 的人生背景。你是南灣洛杉磯的天才、我的同鄉都愛死南灣洛杉磯了！謝謝 Victoria Huynh、我最好的朋友／妻子、亦是我生命中另一位天才、幫助我透徹思考本作的重心、同時跟我分享很多有意思的閱讀材料。

感謝我的好拍檔 Vincent Chang 和我媽媽 My Chau Loi 在項目進行期間總是給我食物和照顧。我在準備展覽前一星期染上該死的感冒時真的心想一切都完了、但你們幫我熬過了。我深深-的愛著你們。

謝謝 Ny Nourn 給予我這個機會、並且身體力行地告訴我何謂爭取廢除監獄的女性主義者。你啟發了我、能夠成為你和你社群的朋友、我倍感榮幸。最後我必須感謝 Maria Legarda。謝謝你的友情、你的仁慈、你的寬容大度、以及你為我們社群中深受性別暴力所害的女性做的一切。我很榮幸能述說你的故事。你是萬中無一的、我對祖先讓我們在灣區相遇而無比感恩。

作於2024年5月
與亞裔囚犯支援委員會合作